戊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九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蘇洵

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

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葢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勠力。亦自知其踈拙。終

此段先言已雖疎賤而欲陳見悃誠意

不能荅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

第一條

此段言當公天下以利而不可持疑以及核實用人予爵祿于賢者自收其效予千萬于不肖者徒糜其餼耳傭喻極切

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已所自致。而不知勠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

此段言欲人為廉能之吏

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馭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

必先著其可紀之迹

紀廉紀能此舉人之良法尤勸善之要務

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其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

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

轉精　神　之口　塞議者

此段論尚玩愒而當作之以振刷之法議論秀發

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深切時事）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餘波）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

此段論不學居官者足以病民故任子不可議論高古

勢之所在則易如拾芥勢所不在則難于升天此人處之士終無奮跡之日

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

第二條

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

當日病根之深如此

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艸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麤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

插喻語無迹

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貸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巳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錄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

此一段論考課當先官長議極是

一跌尤警

洞見其故如火燎于原

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旣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宋制舉三科。天聖年增爲

第三條

六科。三科。一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經義優深可爲師法。三詳閑政理達於教化。增六科。一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博通墳典明于教化。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詳明吏理可使從政。五識動韜畧運籌决勝。六軍謀宏達材任邊彊。唐設制科亦三。生徒。鄉貢。制舉。增六科。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筭。

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

有置所屬之長得考課之大體

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

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

論監司太守待縣令當以禮

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于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

第四條

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柰何使州縣之吏趨走于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

弊所必至

又挚出言之

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

此段論材當預養不得取辦于臨時則論武舉爲要

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于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

第五條

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所素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

見出時弊

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徤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休兵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竊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

酷似今日

此段言御臣不當純任其法而當濟之以誠故當信任大臣

預養人材之策

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與

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時情弊畧同）

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

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

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

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

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

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第六條）

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

可痛

時仁宗馭臣下使拘拘于

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

繩墨之內有才能而不展非都俞吁咈耳目股肱之盛也

然此終不可已

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

正是恩威並濟

此段言惜名器以重朝廷故當惜名器

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

第七條

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

切中今日通弊

議論筆力出人意表

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尸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

此段言出使得人亦足以壯敵國之威權當愼遣使

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

第八條

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其於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

夷狄視中國之大而不畏者此其心必有所窺也中國得人之重何如

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令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

至當之論

而不可彊。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愴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强

此段言不可姑息以階亂故戒因郊而赦

凶殘之民知有赦輒犯法

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

第九條

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

以賊害良民惟赦不于郊之歲以爲常制特發大號以告之天下或者憂然矣

先破人主之疑

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趦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

禍根一種沿之則禍深而

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驕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

遲革之則禍淺而速非姦人不致此

深思遠慮姑息者當書之座右

此段言去小人當盡絕其根

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

第十條

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

切要語

最切鑽刺之情

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疏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

盼睞多情

長慮却顧

証漢事明確

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

力挽千鈞

議論精而筆法新妙

引證見巳狂言當用語意婉雅

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闈闥灑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畧言當

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

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

陛下寬之。

楊升菴曰。以明允之才。而有司擯落之。至五十始見召。向非歐陽公所奏。安知不以眉山布衣終也。人生遇合蓋難哉

茅鹿門曰。此書反覆數千言。如抽繭之絲。段段有情緒可愛。而中間指陳時政處又往往深中宋嘉祐間事。宜老泉一生文章政事。畧見於此矣。

汪玄杓曰。按此書十條內。如革任子擇使罷赦令爲最確。而嚴考課之法。舉武健之士。其議雖未審。亦當時所急。至所言重縣令之體。假兩制之權。與高第者不當按名叙用。似無大關係。首條欲州縣幕職上舉主。必按其廉能。其議未暢。而末謂宦官一節。恐非宋朝時事之亟者。然於今日。則可謂血脉腸胃間之疾也已。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冐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

變法之意就

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

諄諄說不合先王不法先王鼓舞主上湛巧

孟子之說觀方今之　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葢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甞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

又特爲振入一步以劫主上

又迭上一層

人才不足四字荊公萬言書中領案

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

起下

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

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嘗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

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若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

四節是一篇本末

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内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釆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釆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

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

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旣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

荆公霸畧

以下節節與此相貫穿相呼應

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

荆公劫主上以倡左右大臣着數須于此識得荆公作用又識得荆公偏拗病根方是法眼

嚴而治察之所能制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

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専用耳目之

先王之取士沐如此

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

卽後面愼擇公卿之說與後相貫如珠

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

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熈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

以下教之不得其道

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

所論甚當國家養材取士自宜以經濟爲主

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

洞切古今情事

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

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

荆公學問一二本經術來故于養士内又拏出一射事

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先王豈以射

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

中人之髓

以下養之不得其道

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
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
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
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
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
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
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
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
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

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則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

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

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

荊公一眼已射左右通貴之侈

有見

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

荆公理財之言已露於此

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益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

荊公作用又在此露手脚

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

以下取之不得其道

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强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

何等見識何等議論

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敺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

此等識見分明是相局所以能動主上

此便是刼神宗之獨任而不容羣臣撓亂根基

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嵒野葢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

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

又是荊公指出家一輩

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敎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

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晩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

以下任之不得其道

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

切中今日事情

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敎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敎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

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輙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

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輙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

總上

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

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

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

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

當上書時荆公已有變法之意故特援孟子所云與主父偃所行來打動

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

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討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討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矣。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

此一段又是打動主上着數

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

此又是荆公欲以刑法劫

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去。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剏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剏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剏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

其必行之意

與商鞅徙本立信之意同

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

此等俱是荊公刼主上以立威的手段

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葢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葢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

荆公安頓自家局面

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葢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

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閒。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云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

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嘗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唐荊川曰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
提百萬之兵而鉤考部曲無一不貫
鍾伯敬曰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
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
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
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
能見而其偏拘自用大較與商鞅所
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
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學者須

具千古隻眼看之

提出後下中上三策見一篇之綱

通進司上皇帝書　　歐陽修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

下中二策兵家常用之

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鋭爲長久之

今國家正坐此

料敵分明

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

時勢自然

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

大計勝算誠不可不思

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强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

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没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蕩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

關東無運入粟不應商旅不行水旱交値民困極矣此特堪抵賊乎

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盗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巳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竝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

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其變易於古。其

漕運之苦難

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

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

水運循其故道見古今便利

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衆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

捨近則就遠行

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䘏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

地近則就近行

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

地廣而民暇宜屯田也

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

二證屯田之行有難易

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强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

古今通弊

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

論古今通弊

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自是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

應充兵之人一段有針線

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

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幷。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幷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

亦古今通弊

救時急務

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

喻更痛快

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

亦古今通弊

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

小商之不行正爲大商賈積貨之資

處置如此彼亦何辭

名言

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

總收通章於錢數語字字有脉

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茅鹿門曰覽此書反覆利害洞悉事機歐陽公少時已具宰相之畧如此不可不可

述諫買燈事是自叙

述神宗聽諫

先頌從諫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熈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昌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巳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

言而入

從、小、處、引、入、

婉曲

提出章旨

一片苦心皆從態迂語複處見之

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前俱起冒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

以上數轉無限悽惋曲折

喝出三策綱目

此段言結人心欲結人心又在於去新法之不便者

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過文下叙三段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

首立喻層見略不堆砌而詞意曲盡

見不可犯衆以失人心而文勢滚滚

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

說商鞅變法之禍痛快痛快

二段論失人心之禍議論筆法俱佳

能驟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晉穆帝二年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安有重名徵辟不就爲布衣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安赴溫召溫大喜深敬禮之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

總斷○詞意懇切

去三司條例使方可以結人心

直切

必非。晉成帝二年中書令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徵峻爲大司農。峻不應。遂襲陷姑熟。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

旨亦坐此

宛曲

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

第二喻字字刺心刻骨

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

痛快

分明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

明透善破人主意

第三喻快心

又婉曲又真切

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

不必設無名之官

此議論好施之神宗朝尤切

喻簡捷

舊歲足用何必額外增員

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

明切而婉

名言

接得緊

三語正中神宗坐病

告君之詞要提策分明所以如此說

切直之語神宗與當事者

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鋭者其退速。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旣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

可醒悟矣

緊入漢事比擬

古人遣使之害見三司條列司決不可行

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武帝天漢二年。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至渤海聞雋不疑賢見之。不疑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薦之爲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捕盜。有陰德。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狠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桓帝時張奐擊南匈奴。破降之。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還前此八都尉卒好貨財。爲羌所患。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

襯貼冷語

引唐事爲証

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斥。雖得戶八千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

要明白

說入情髓中

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唐玄宗九年。以宇文融爲勸農使。監察御史。融請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上以融充。州縣希旨虛張其數。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

襯貼冷語

慨切

論當時遣使中所言水利

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

一轉指斥神宗是痛哭流涕語

引易卦語爲証

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謂無才德。無應援。而徒貪濟屯之功名者。猶逐鹿而無虞人引導之。惟有陷入林中而已。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脩。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深。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

歷指罪狀神宗見此當動心

說透人情

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

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塲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

可見雇役之法宜于江浙而不宜于他省

近情之言固可諒于君父

識事體近年事亦類此以故縉紳士大夫不便馳傳

今日薊遼經略屢出徵選兵卒而逃亡者不少是古

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

世情之言道學家便不知人情

今通弊

唐事爲証

深思慮遠惻然動心

雇逃亡。鄉戸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唐德宗元年。炎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徵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二月。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

農嘗異業恐商未必因征而不為農

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

說出介甫之意

只是胸中十分特達明快

切直

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

論當時青苗抑配法

此危言人主讀至此豈不動心

舉此三事以見不許抑配之說不可信

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

見神宗詔旨更變不一

常平法誠一良法但變者壞之耳

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巳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

此言深究利害

痛言之

恐當時執政及所遣使曲

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戸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

爲回護法之不便處於此特爲指畫

均輸之害

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唐玄宗十三年。侍御史李宓將兵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以捷聞。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

兩何緣字才使人動心

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桑弘羊作平準法。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而物不得騰踊。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變法之漸必至於此

坡翁道人間縷縷細細專深入曲中非平日盡心民瘼說不到此

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取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

又立此兩喻奇甚趣甚

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
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
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
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
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

曲透

如此喚醒

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
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
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

却又揣入君心恥遷一節

緊入漢事此擬脉自承接

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

斯言足破愚人之論

此又入執政文過一節

收結人心意詞氣激烈

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酈侯之言張良曰畫此計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不可者八天下士從大王遊者徒欲得咫尺之地立六國後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

精神全在呼吸助詞

此段言厚風俗欲厚風俗在於以次用人無輕用新進喜事之人

王荊公所為神宗力建富强之術故特拈出反覆

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此段結人心）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名儒有本之言）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人賢君不以弱而亡

看他揚搉古今情事如水之鑑物

又帶漢事

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簒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陳主長城公聞隋兵至。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耶。不爲深備。縱酒賦詩。未幾賀若弼韓擒虎進軍。獲陳主送長安。陳亡。遂即皇帝位。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漢元帝三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甘延壽陳湯共斬郅支單于。帝聽劉向言。封延壽義成侯。賜湯關內侯。朝呼韓。匈奴呼韓耶單于入朝。自言願壻。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應侯以爲不可。上十策論

用此剪住上意而下再拓去得法

何等頓挫

至言

之。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王鳳等五侯僭後王曼子莽竟移漢祚。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武靈。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着譬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

以人喻國正
是痛切處故
此前喻尤詳

新進喜事之
人不可用

見古人守已
之正以下錯

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此而易彼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

叙古今吏又明析

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黄覇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鋭少

引事開闔抑揚俱妙

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

見治在寬厚以培元氣

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相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

仁宗亦能用人守法宜其固國本也

襯貼泠語

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財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文槩入漢事比擬

借張釋之之薄嗇夫諸葛亮之抑黃忠漢文之沮賈生𤫩折當時用事之臣

直指介甫

用人須預養以待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漢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嗇夫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是耶。欲拜爲上林令。張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帝曰。長者。釋之曰。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乃不拜嗇夫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封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

文緊入漢事叱擬

使事妙若使事無斷制腐俚可厭矣

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繫單于。賈誼上疏云。臣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爲執事者羞之。陛下試以臣爲屬國之官而制匈奴。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又引漢事比擬

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班固曰。劉向稱誼通達國體。孝文躬修玄默。誼言亦略施行。欲施三表五餌以繫單于。其術疎矣。○三表。謂仁義力。使其必至。五餌。謂以聲色車服珍味室宇娛幸。壞其耳目口腹心也。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

又引漢事比擬

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

收文帝心服

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

當時執政既諫富强之說爲之擇强幹少年因而不

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漢景帝二年。內史鼂錯寵幸。內史門東出不便。更闢一南門出。南門者。太上皇廟堧垣也。丞相申屠嘉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帝曰。我使爲之。錯無罪。嘉退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爲所賣。嘔血而死。紛更政令。天下擾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鼂錯請削七國後。七國反。袁盎見帝曰。吳楚以錯削奪其地故反。今斬錯。赦七國。則兵罷矣。帝遂使中尉召錯衣朝衣。斬東市。謁者鄧公上書。帝曰。吾亦恨之。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趣。必使積勞而後遷。以

次超擢以要其爲助故蘇公爲之痛論驟用必啓僥倖之門無以厚風俗

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透）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

見倖進之門不可開

古今通弊

覘風俗之薄

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

此段言存紀綱欲存紀綱在乎振作臺諫收言之氣

親切諦

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此段厚風俗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秦二世立趙高故指鹿爲馬他衆或言鹿或言馬趙悉誅言鹿者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

縛進規尸吻

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

用臺諫體

宛曲

俗諭自雅

臺諫關係朝廷是非故末

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所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

復以公議一節持朝廷紀綱

切直

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

好文思萬斛之泉隨地而出豈虛也哉

明切

人臣之有節義必養之有素不然倉卒間無不喪失

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唐德宗四年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

入古

切直

以下於人心風俗紀綱之

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此段存紀綱）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滅皇族恩例，刊

外指及新政之可採從勤一番

此昔召問政令得失語

[illegible]其君者[illegible]此

苑內

漢高晉武不以戇直爲罪

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帝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此臣。固爲勝之。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

古今所罕故史書之

以下三轉處十分悽惋感慨

又喚醒神宗一番

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此段述古人進戒以動神宗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

點出前進答語極爲聳聽

以下三言可謂神宗對病之藥然卽前所指陳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相爲互發

幾語蔽明方正不容文忠公所以懼處一腔心事露于篇末矣

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讎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

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告。末段俱追述自已召對受詔。以激發神宗

樓迂齋曰。一篇之文幾萬餘言。精采都在開語上。有憂深思遠之意。有枽行巽入之態。當深切著明。則深切著明。當委曲含蓄。則委曲含蓄。眞得告君之體

廷對當倣此。

陶主敬曰。此書直當與賈太傅陸宣公相上下。蘇東坡少年喜讀二公之文。故獨得其至者如此。

吳匏菴曰。博洽之才。經濟之學。忠愛之氣。烱烱於篇端。奇才之歎。良非虛語。

孫月峰曰。長篇之文患于散。然必先留餘地。令得寬然放步。而後能不散。若愈促則愈散矣

茅鹿門曰。公感神宗之允所議貢舉。及停止

買燈二事。以故敢爲危言。痛陳時政。然所以結知主上者在此。而所以深執政之嫉怨者亦在此。大約摹倣陸宣公奏議來。

汪玄杓曰。予按蘇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書不同。老蘇當仁廟時。朝廷方尚安靜鬯德澤。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攬威權。責名實。長公次公當神廟時。朝廷方變法令。亟富强。故其書大較勸主

上務省紛更。持寬大。然而次公之言。猶紆徐曲巽，而長公之言。似覺骨鯁痛切矣。然三人、中。長公更勝，其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吾輩讀古人文章。須於此細細權衡方得下手處。

八大家卷之九終

首得告君之體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上書

上神宗皇帝書

蘇　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

此聳神仁納諫

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

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弗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勵神宗勤政事

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

論理財爲先務

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

直指心腹之病

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輿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

直指心腹之隱痛處

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能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諫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諫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

切中事情

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物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

切中事情

當今財貨亦復如此

卓有見

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

此指出三事之害財

以下言冗吏

所議冗吏一條中多紆廻未明恐難行

不豐亦不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

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
法始壞淩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
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
者未盡來者巳至塡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
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巳仕之吏多方
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
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
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濾亂濾
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險足履

濾悶慢二音

仕途之隘果是如此

議立三法

此條以累舉多者爲禁情弊未悉

相躡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令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

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

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

第二欲調停任子之法亦未也

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㈡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葢驕失以救患者。必有

明切

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㊂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

宋之轉運使卽今之藩守巡撫諸司宋之三司卽今

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

之戶部工部

宋之任下太濫今則無之矣

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

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次第使之

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茍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

今之任人者不坐所以舉剌太濫

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

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此下言冗兵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隨衆。

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

議冗兵甚確

議用間

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遷之兵。分隷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

初宋時任將之得與其中棄以後任將之失切中今日事情

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

正德嘉靖初年梁震邵永與周尚文各總兵猶有一二類此

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

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得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

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閒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輙近。則雖雍熈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向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

議損禁兵由今之京軍亦多紈綺游食不可用非所以備緩急者

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

冗費之說三一曰議處宗

宋之宗室得由仕路及他

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

轉徙爲業者亚不禁猶已不免費縣官衣食婚娶宮室或至不給而况今日則坐而隷玉牒者並仰朝廷以故各省祿糧不繼何以支之

以毀廟一節感動朝廷於

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

以殺宗室恩澤極快極快

間按趙鼎趙汝愚輩並由科目爲將相豈宋英宗神宗時猶未之許耶

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葢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

當今急務宜區處之懷之以恩而又必裁之以法必若吾由之論殆庶幾乎

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慼慼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

切中今日情事

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

權論

二曰議處漕運

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疆。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

此則借軍與之賞募富人之自爲官漕者

貴。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

即今折色

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令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濵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

冗費之三在抑恩澤罷供億而其議亦未悉

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又去冗費之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

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候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

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茍自今從其可卹而救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茍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

欲以久任財賦之臣而責其同心共濟

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

又切中今日事情

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

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

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書。

茅鹿門曰凡讀先秦史漢。往往言簡而意盡。固古人所不可及處。及讀子由之文。往往如遊絲之從天而下。嫋娜曲折氤氳蕩漾。令人讀之情迴神解。而猶不止。亦非今人所及處。

鍾伯敬曰。此書專言理財。中多名言。但冗吏一節。未見的確。

汪玄杓曰。首論財爲急務。次言事之害財者。及冗吏。冗兵。冗費。三者。詳而不詭。眞經國遠猷也。

引五主以欣動神宗納言

可謂巽言

再上皇帝書　　蘇軾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於殽。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

可謂法言

指當時韓歐文潞張安道滕甫諸人

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惷不識忌諱。適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

指當時陰附荆公而陽助公議者

所言太刻畫

借神宗一線之明處直攻之

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

苦心苦口

即前書所指結人心一節於此復相發明

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

條四人利害詳明

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

當時制公有罷詩賦進士之議

危言

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

申言其害

又申言之

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

放錢之害了然

暗指荆公

不可禁。適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凉。忠臣義士。莫不相慶。

暗指呂惠卿輩

又以危言結之

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克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狷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茅鹿門曰。再上書不出前書所言。特於前書所未及盡者。更爲曲鬯之耳。

汪玄杓曰。危激之論。堪與胡澹菴楊椒山等疏爭芳。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盡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

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

地形便利

籌畫險處甚明切

八卒湧

並徐州屬邑

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

以上並詳徐州形勢足恃以下始一一為之區處

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

議論深至而論過人之才

之賊乃以劉昭烈與呂布並列恐賢否不分

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强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

看他區畫周悉處

因形勢擇勇悍之士訓之爲兵暗銷盜賊誠爲名言

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刧刃刀槊。敎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

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

亦未雨綢繆之計

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

領沂州兵甲。巡撿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葢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

此說可以潛消盜萌

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敢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

奪守相威权乃弊之其

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隷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

見守臣之權不可不重

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濶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

釀酒之策似踈

古事可証

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

豪傑之塲。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

奪權之喻明切正大

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

細

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挍。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挍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

掉尾

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

之則已晚矣。于犯天威。罪在不赦。

茅鹿門曰。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時宰相以公直言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

時公以書抵王安石青苗法遂移知績溪縣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蘇轍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旣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

予由往往由朝廷所自明處婉曲規諷

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

時論去蔡確韓縝章惇云云又論呂惠卿竄典

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

以天之改過感悟天子得大體

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谷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悉。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

四事處分亦確

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旣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旣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

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議青苗甚確

一議者皆謂富民巳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幷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

議差役一節似未得要領

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鄰里相保。結狀請鏹。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迫。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失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

名爲利民實以害民

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

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知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穢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

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

民繁于役力不能支荆公變法害民何慘

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已具。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

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買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嬴。多則賤賣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深害民。今自

荆公之法其害普哉

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絶利源。不與民共覬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内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

仁宗不得不爲之動心

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旣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

發露仁宗隱膓

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且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蠢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茅鹿門曰。忠悃之言。類兩漢書疏。

凜凜動人

萬世格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起首數句似論冒。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其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熟練世故之言

言勝者如此則敗者可知此意最妙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前俱論兵非不得已不可用）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把一句提出）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此下歷擧秦皇漢武隋文唐宗用兵之事）

引秦用兵之
禍

叙秦隋事短
叙漢唐事長
文法縦横

引漢用兵之
禍

之。以警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
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
寘讁
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
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
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
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
寘讁 妖星
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行師三十餘年。死
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
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

引隋用兵之禍

引唐用兵之禍

得此一反收意尤親切

帝雖悔悟自克而殞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
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
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寘論亡不旋踵
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
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
非不得已而用其後寘論武氏之難唐室淩遲不絕
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
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
此豈爲善之報也哉自秦始皇既平六國至此太意論秦漢隋唐用兵之

何等斷案

引入當時用兵勝而開釁處先爲伏案

害其顯然易見者固不旋踵而取滅亡卽僅存而未亡者畢竟罹巫蠱之慘遭武氏之難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固如此也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總結數語精神百倍以勝而僅存勝而遂滅兩語照上勝字正歸結言其勝者之意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衄濃郁反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

此引仁宗用兵出于不得已

此段凡四節實指好兵之事然不一直說完其用既而字于是字故字而字連

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
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
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
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此又
說神宗不好用兵以諷之何者天下臣庶故無冥謫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點不得已一句照上
有青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
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
其始也嬖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

續委曲次序却又一氣呵成無疤痕迹由于轉換襯字中得力也

當時以兵敗爲耻故回護而沮

師敗反爲可喜

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職。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横山之謀（薛向曲事安石。無異家奴。）韓絳效深入之計（王安石免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二人守其成規。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

第一節

以寘謫爲鑒以寘祐爲勸

司馬相如曰敝所恃以事無用即是此意

此一層用兵次第何等節奏

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王韶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神宗異之安石亦以爲奇謀用之始開熙河之役章惇時爲門下中書侍郎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敝腹心而取虛空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

第二節

第三節

師勝反爲可慮

寘謫必重

爲小失大何異得寸而失尺

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

第四節

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此一段凡四節言用兵之故而師勝反爲可慮且

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

文忠公晚年齋食以此

幾乎國有三空之厄矣

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此段痛言用兵之害所得者小所害者大）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徵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

罷音皮

莊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天心一段尤有折辨

給久而未辨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此段言當時兵食俱鈌如此安可用兵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事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此段言用兵後必有大患不可用兵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

人子一喻摹倣真切

當時至言

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此段言當時天變不可用兵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

引漢二祖不敢輕用兵者以諷其君

高祖光武以不得已而用兵得天下後遂休兵息民矣

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此段言望其改圖收拾結束上意。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漢高帝欲擊冒頓于代谷劉敬曰彼徒見老弱必欲見短伏奇兵以奇利耳請勿擊上怒械敬至平城冒頓圍帝于白登七日陳平厚遺閼氏乃解圍。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漢光武二十二年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不從閉關謝西域。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上意既盡此復稱說漢兩祖不輕用兵以致叮嚀之意。然人臣納

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

委曲詳盡人主必欣然樂從

極得引誘之意

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
哀而察之幸甚

林次崖曰說出用兵利害曲折詳盡痛切處令人心腸俱軟人主見之得無動念可謂忠告善道者矣

陳芳洲曰潛溪詩眼論㧞老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寛立朝者曰直蓋巳大矣則進於此者又有說焉故

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厭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功。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也。

此皆非世人所宜到者。

姜鳳阿曰。王安石百計聚斂。只欲用兵開拓漢唐故地。而神宗信用之。文忠公陳其利害深切。得老臣告君之體使其君相能聽之。豈至有靖康之禍。選此以爲世龜鑑。

茅鹿門曰。予嘗謂自古論用兵。惟漢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爲最。而此書法度似又勝之。此等文章。與天地並傳者。

鍾伯敬曰。蘇文多用圓。惟此篇及上神宗皇
帝書用方。蓋對君之言。須端重莊嚴
故也。

卷之十終

古賀氏章